一個外國人對於桃園機場賦 爭論的一些念頭

文——蔣永學 德國漢學學者

Dr. Thilo Diefenbach (蔣永學博士),發表多篇臺灣文學德文翻譯之作品,現任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(東亞文學雜誌)副編輯,分別於2014年11月和2015年12月拜訪臺文 館,並獲贈《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》。本篇文章為蔣博士對於2015年11月間,臺灣桃園機場賦爭論的 看法,他表示此文亦是「對於臺灣文學館的回報」,茲刊載與讀者分享。(陳業立)

首先請大家原諒,我當然知道〈桃園機場賦〉 爭論早就結束了,現在還發表意見是不是太無聊 呢?請尊敬的讀者先看看下面的小文章,然後才回 答這個問題。

我去年正在臺灣的時候, 〈桃園機場賦〉爭論 就爆發了,我馬上就覺得太有意思了,還覺得很驚 訝——臺灣人原來水準這麼高,在我們這麼現代化 的時代還熱烈討論古代文學式的作品!真是少見, 不知德國人上一次公開熱烈討論我們古代文學作品 到底是什麼時候?大概是19世紀吧……這就是我 從〈桃園機場賦〉爭論所獲得的第一個感想:佩服 臺灣人的文化水平這麼高,羨慕臺灣公開爭論的水 平!

可是同時有一個臺灣朋友提醒我,說其實這個 論戰不只是關於某個作品的價值,而且是跟政治也 很有關的。張大春先生是外省人第二代卓越的小說 家,而林彥助先生則是本地才子;其實可以把他們 倆的紛爭看成一種「哪營更了解中華古代文化」的 比賽,所以才有那麼多人來努力支持兩方。我好像 醒悟了一下,沒想到臺灣社會的政治化都達到了這 個程度,可是再考慮一下,其實覺得我朋友的看法 很有道理,還是很適合我所認識的臺灣。因此呢, 心得第二:以後不管看什麼題目,不要忘記對臺灣 人來說,不光有了黃種人、黑種人、白種人什麼 的,但還有藍種人與綠種人,連討論文學時都能看 出來這一點。

然後我開始慢慢看〈桃園機場賦〉,好在有 好幾個臺灣朋友很樂意幫助我理解這個作品,才允 許我完成它的德文翻譯。因為中文不是我的母語, 所以對我來說評價古代文學形式作品的審美價值很 難,臺灣文學專家更有資格作出評論,只是覺得, 如果要我寫賦的話,我很可能不會用「巨無霸」這 種詞,可是這當然依個人的口味而定。

重新再來看〈桃園機場賦〉的時候,腦子裡出 現了這些念頭:其實,林彥助先生的「用古代文而 詠現代物」這個主意很不錯,是否還有別的臺灣作 家寫過關於機場或飛行的(古代式)詩呢?為了回 答這個問題,我查了一下國立臺灣文學館所出版的 《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》(共38冊)。當然,前15 冊不太用查,因為連我這個外國人都可以猜測沈光 文先生、鄭用錫先生、林占梅先生等肯定從來沒有 寫過關於飛機的詩或賦。

可是,感謝臺灣文學館,我真的找到了一些 有關的作品,雖然沒有碰到一個描述機場的,但 是至少有幾個關於飛行經驗的詩。比如說,1925 年臺南的胡南溟先生(1860-1933)寫過〈飛機



2015年12月8日蔣永學博士(中)來訪時與陳 益源館長(左2)、鄭蓮音組長(右2)及同仁 合影。

十二首〉,很可能是臺灣文學歷史上最早描述飛機 的作品。這些詩作之中,我個人最喜歡的是〈雲 機〉,因為能看出來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,坐飛機 還是一個非常新鮮,讓人興奮的事情:

春雷鼓動一聲聲,高處騰驤闊處行。

但覺身輕成羽翼,不知入人古蓬瀛。

眼前磅礴多奇氣,足下雲山是舊盟。

更好乘槎銀漢上, 雙縣日月拂霓旌。

另外,1956年鹿港人周定山(1898-1975)寫 了〈高雄乘機飛台東〉,感情上跟胡先生的詩很相 似,可是風格上還文雅一點:

機動雷轟聳碧空,身軀鐵馬駕長風。

摩天力探靈霄秘,縮地功追造化窮。

萬頃波濤喧腳底,千層雲霧盪胸中。

雄關早擁群山險,猶闢平原鎮海東。

不知哪一年,臺南詩人黃金川女士 (1907-1990) 寫了〈飛行船〉一首(指水上飛 機),可是想到我這篇文章的出發點,覺得這個題 目已經離桃園機場有點遠,所以在這裡不要引用全 文, 感興趣的讀者請看上面所提到的《臺灣古典作 家精選集》第37冊,149頁。

最後,1968年臺灣文學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吳 濁流先生(1900~1976)進行環球旅行的時候寫了 〈飛機點心〉一首,在我看來是我所找到的詩之中 最有趣的:

客夢呼醒吃點心,西姑溫雅令人親。 端來西點牛油味,冷水無茶惱煞人。

尊敬的讀者,我很想知道,您看了這首詩後 是否微笑了一下?是否覺得,雖然寫在好幾十年之 前,到現在還可以了解吳先生的感情呢?是否覺得 這一首不光很幽默,但也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呢?

想到這一步,我突然發現一個驚人的事情: 桃園機場只有第二航廈才掛著又大又豪華的〈機場 賦〉,可是在第一航廈什麼都不掛,這樣對像我這 樣老在第一航廈踏上飛機的外國人多麼不公平!所 以,我現在想正式地提出一個建議:請在桃園機場 第一航廈大廳裡掛吳濁流先生的〈飛機點心〉,因 為這樣每次離開臺灣的時候,我們外國人還可以看 它而微笑,雖然心裡都是別離的苦澀。☆

Thilo Diefenbach蔣永學, 01.01.2016